

# 卷四

鼎刻江湖歷覽杜騙新書卷之一

浙江 夔衷 張應俞 著

書林 梓

類脫剝騙

假馬脫緞

姓。慶名者常與馬往南京承恩寺前三山

一尺銀合好馬價約值四十金忽有一棍

衣翻然而來佇立瞻顧不忍舍去遂問

曰此馬價賣幾許慶曰四十兩棍曰我買但要歸家

書名 鼎刻江湖歷覽杜騙新書四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張應俞 撰  
卷四  
內容分類 集 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42  
編號 D8624000

[彩色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4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鼎刻江湖歷覽杜騙新書四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杜  
騙  
新  
書

肆

完

三部  
44-1

双紅堂  
小説  
142(4)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NOT TO BE REPRODUC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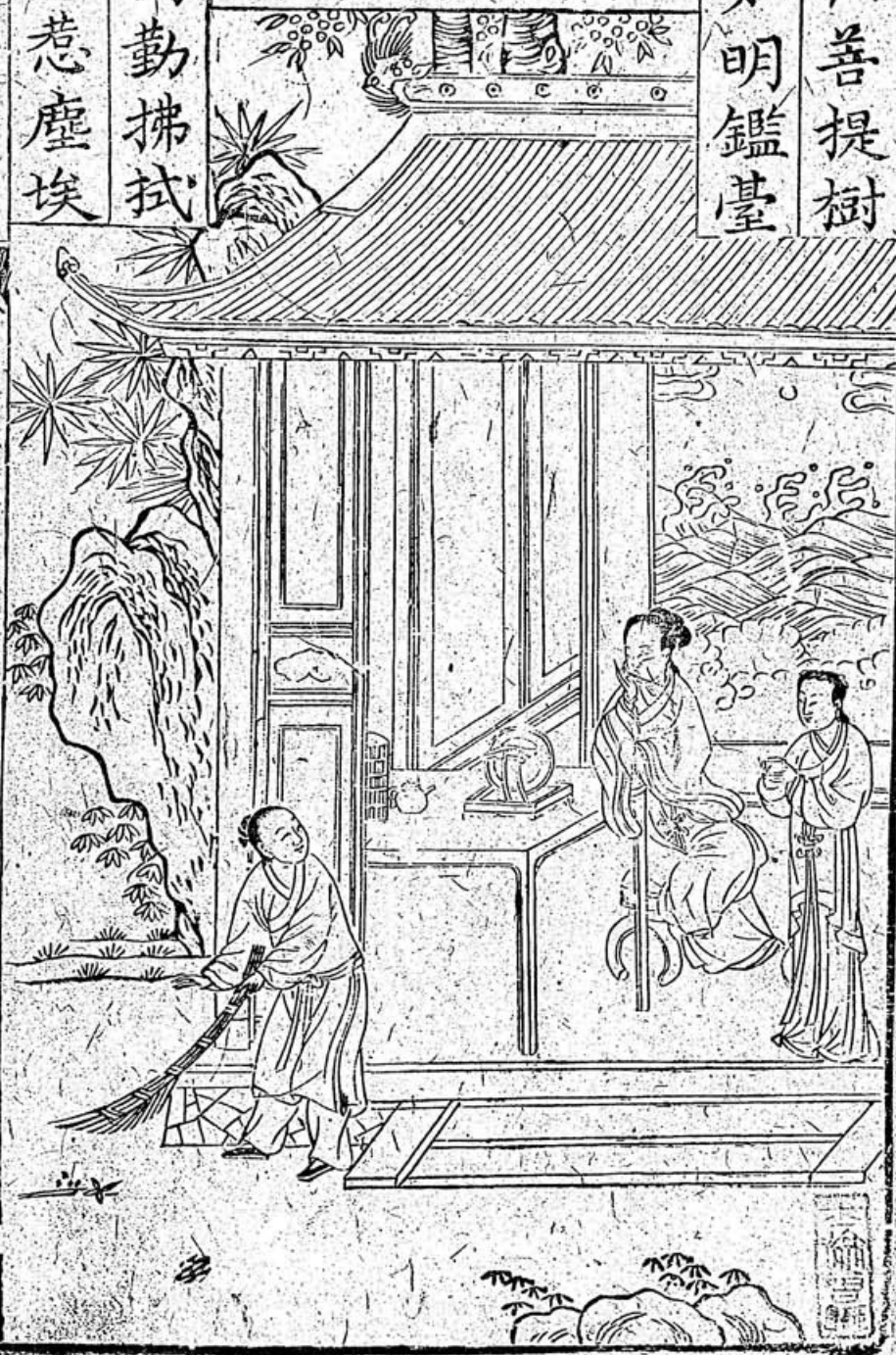
料3031



心如明鑑

身似菩提樹  
心如明鑑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生編新書

曰天



新刻江湖歷覽杜騙新書卷之四

十九類買學騙凡六條

詐面進銀于學道

凡學道出巡。各處棍徒雲集。追隨專體探富家子。有謀鑽刺者。多方敲門路。以畱蠱騙。或此路不售。後一幫又生一端以投。年年有墮其術者。但受騙之家。羞以告人。故後次人又蹈之。有一學道考選至公。不納分上。忽一棍自言能通於道者。人不之信。棍曰。此道爺自開私門。最不喜人勒分上。前途惟對手幹者。百

發百中。但人不敢耳。如真肯幹者。但要現銀。彼當面接之。可穩保成就。趙甲問曰。從何處敲之。棍曰。候退堂後。先用手本。開具某縣某人銀若干。求取進學。彼肯面允。便進上銀。如不允。銀在我手。彼奈我何。趙甲曰。我要在傍觀看。棍曰。自然與你觀看。學道的二門。其縫濶一寸。從外窺之。直見堂上。任你看之。趙甲曰。若道肯親手接銀。吾敢投之。即寫手本。以手帕包銀二百兩。作一封。下午出堂。往道前候之。棍曰。要二包。過門銀。甲付與之。將退堂之際。棍以銀與手本。換入

堂去。囑甲曰。絕封門時。即要在門縫來看。及道退堂後。甲于二門縫中看。見道仍舊紗帽員領而出。棍先以手本高遞上。一門子接進。道展看了。籠入袖中去。棍又高擎一封銀上。道顧門子。門子接上銀。道一看。即轉身。門子隨後捧銀包而入。棍趨至二門。隔門謂甲曰。好了。好了。事已妥矣。你見否。甲應曰。我親見了。果是自接。棍曰。今夜不能出。我你須在門內外宿矣。甲曰。但得事妥。不乾晚飯亦好。次日開早門。棍與甲方同出。即到甲店拜賀。甲大設席待之。棍曰。高取後。須厚謝我。甲曰。加一謝是定規。不加亦不減矣。以為信棍之戒。

後揭曉日。本生無名。棍查不見踪。方知前受銀之道乃以棍先與宿衛人套定。蓋粧假道也。二門望入堂上。雖可親見。終是路遙。那見得真。故落此棍騙而不知。若真道自接銀。何必衣冠出。何必堂上遞手本。又何必堂上交銀。獨不可私遞手本乎。况堂上有宿衛人役。豈私受銀之地。此村富不識官體。故以目見為穩。不知與你目見。正所以騙你也。

鄉官房中押封條

富人錢一。欲為子買進學。歇家孫丙。有意騙之。與之言曰。此中李鄉官。原與學道同僚。二人極相得。今若說一名進學。此斷可得。吾試與商議之。錢一曰。可。孫丙往匠舖。見兩掛箱一樣。用銀三錢買其一。又以銀二分定後。隻囑曰。我停會引人來買。更出三錢。不可別換。又買兩把鎖。一樣的。後以掛箱與鎖。付李鄉官家人曰。你可秤定二百兩石頭。裝在掛箱內。外加鎖之。放在你家主房內。少頃。我領人。鞫你老爺說進學。

以二百兩好銀與你封。你把銀的箱收入。換石的箱出來。然後將這銀與我均分。李家人許曰。可。孫丙領李家人來。對錢一說。我面見李老爺了。他道此事容易。只把現銀對與他家人看過。鎖住。送到他家。加封條。仍以銀箱付還我。以鎖匙付他收。待有名進學之後。將原銀謝他。不得開箱再換。錢一曰。在你家借一掛箱來用。孫丙曰。新鎖有。掛箱可往街買之。領錢一。家人以銀三錢。往舖買到。錢一將銀二百兩。同李家人孫丙。三面對定。收入掛箱中。外加鎖定。孫丙負銀。

同錢一到李鄉官家。求加封條。李鄉官推病。在廳左房內坐。李家人持箱入門邊曰。銀已看對明白。只討一封條。李鄉官曰。既看明白。還他自收。來接封條。李家人仍以銀箱出。再領出一封條。對三面封訖。錢一解鎖匙。付李家人收。孫丙復負銀箱歸。交與錢一自收藏。皆謂事極妥矣。及揭曉。錢一子無名。孫丙曰。事不成。銀現在。可速收拾歸。免得李家人來索舊價。錢一既失望。怏怏而歸。及到半路。叫匠人開鎖。放視。則皆石頭矣。驚異復回。大鬧歇家曰。你何通同騙我。孫丙曰。我與你當面幹事。何處是騙。你若三面共開掛箱。猶怪得李家。今去半日。私自開箱。我那知中間是銀是石。錢一明知是孫李合騙。只事無憑証。諒是難取。但辱罵歇家一場而歸。必為信鄉官之戒。

按兩掛箱共樣。本是難辨。但加封條。只須在外封之。何必持入內窺。乃請封條乎。向令當時若告。追究賣掛箱之家。問兩箱何以一樣。或能証出孫丙先買其一。後領人買一。或遇明官。便可從中勘出換包之騙矣。

詐封銀以磚換去

建寧府郝天廣世家巨富有幾所庄多係白米時建  
無價其管家羅五聞省城米價高騰邀主人帶二  
僕以米十餘船裝往省糶時宗主王爺發牌考延建  
二府各有告示將考儒童米纜上船有一容人帶二  
僕束搭船往省船中暇坐問其何幹答曰王爺家來  
投書者後又談及可夤緣之事廣有長子出考言甚  
合意只宗主前考甚公並無私竇未敢深信其事至  
省中棍辭別去曰王爺有公子在學必共看卷試與

談尊府事倘許諾我再出面你諾若不出則事不諧  
耳再亦無信廣曰是也密遣一僕蹤跡棍所去處果  
入學道衙去數日後出來曰事諧矣可將銀對定以  
我皮箱藏之外加封條銀仍與你自收掌後有名進  
學即以皮箱銀交出與我廣思銀雖對定仍是我藏  
有何不可即依言對訖不知此棍有甚法銀明是廣  
自投自鎖棍只加封票一條而去再約曰今夜間公  
子或可潛出我與之同看過事即美矣連候數夜不  
來廣以皮箱開看其內盡是磚石前銀已被賺去矣



此為封銀防換之戒

按買進學買幫補甚至買舉人此事處處有之。歲歲有之而建寧一府。疊遭騙害為甚。蓋建郡民富財多。性浮輕信。故也。雖累受騙而繼起營買者未已。此光棍途中常以逢考建寧為一樁好生意也。特其封銀法至今人看不破。明以銀與之同封。復還我收及棍去後開之。則皆磚石矣。或以為有一遯銀法如此。神矣哉。上智難防也。惟明鑒于此。勿信為上。若急欲買進。可勿封銀。須以榜上有名為定。若只信其漏報。雖至三四次見金榜矣。亦未可以銀付之。方可防其脫也。

空屋封銀套人搶

騙局多端。惟仕進一途。競奔者多。故遭騙者衆。棍嘗有言。惟虛名可騙。實利惟虛聲可賺。實物蓋仕進之人。求名之心勝。雖擲重利。不暇顧惜。遂入棍術中。而不及察。有一巨富家子。欲營謀進學。所帶管家者。極有能幹。往省考大績。寓一歌家中。令其求閱通之路。數日內。以門路投者。更迭迭來。管家者。窺其行徑。窮

其來歷。皆察其言事不相應。踪跡不分明。多與歇家  
有套。同情弊。悉拒卻之。不信其哄。後一棍粧為僕。价  
言語遲鈍。舉動村朴。自言跟一罷職鄉官。與宗主有  
舊。來此打秋鋒。引管家去見鄉官。果似貧薄小官樣。  
面酌定一名進學。只謝銀一百兩。亦肯諱。只要現銀。  
來伊店封。管家曰。在我店封。鄉官曰。事宜慎密。你店  
內人衆。傳揚不便。此下有一所空房。是顧秀才的前  
欲在彼借寓。以借什物不便。故廷在此。可與我小价  
在彼處封定。最是穩當。管家強求鄉官來所住店看  
封為要。鄉官曰。汝更有疑我。只小价一人任你多用  
人來同封。管家曰。以外人不可與知。只同本主去。果  
只村僕一人在。把銀出對定。忽有棍數人。打開門入。  
曰。汝輩買秀才。吾拿去。出首。將三人打倒。銀盡搶去。  
村僕抓起。做煩惱樣。管家起。挈其手曰。不須惱。此銀  
亦不多。同在我店再封。村僕不肯去。富子曰。事已錯  
矣。何可再幹。管家曰。我自有一處。強邀村僕再來。一面  
令富子。速收拾回家。管家催募店中人。將已當儒士  
與村僕對鎖。送入縣中。口告被脫。搶之。故縣官曰。你

不合買進學。與者受者。各有其罪。况被棍搶銀。與鄉官家人何干。管家曰。搶銀者。即此棍之夥。但窮究此銀出。情愿追入官。更愿大罰。與此棍同罪。縣官再差人去叫鄉官。早已走了。縣官曰。此果是棍。嚴刑拷打。棍僕受刑。不過愿賠一半。追完。管家又告愿全追。其與同配驛。棍僕死不肯攤出同夥。又累受刑。無可追。乃將棍僕擬徒。管家者只擬杖笞歸。以為封銀防搶之戒。

按管家雖有能。終落棍所脫搶。特既搶後。即能拿棍僕同解。其與同罪。終能追其一半。棍亦無所利。若富子自己。必不肯與棍同罪。而一搶之後。無如之何矣。或曰。管家預認儒士。若官考之何如。曰。鞅分上之人。已是無才。官何須考。即考不得。亦無妨也。

詐秋風客以攬騙

簡學憲最廉明。考大績時。有秋風客到寓。於開明僧舍。次日有一棍帶三僕來。亦與同寓。內中相拜。自稱彼係縣堂親眷。亦來打秋風者。外則炫耀冠服。僕從

擁衛更盛。每與蓋往來。寺中嘗有生儒遇之。輒誤指曰。此學道鄉親也。又見簡道親回拜。又請酒。皆真秋風客往。而棍專外影竊其名。以欺誑人。簡公是嚴明人不數日。真秋風客已打發行矣。惟棍在寺。其外棍夥。故四下傳揚曰。學爺鄉親在某寺。生儒中亦甚傳之多。有求取大續者。只無人可擔當銀。棍背套學道衙中書手皂隸。來過付銀。封於其家。人既信是真秋風客。又衙門有身役人與同事。銀封其家。亦復何慮。棍客動云。彼要說十名。每名要三百兩。當赴場人衆。各務競趨。數日已滿十人之數。共日封於各書皂之家。明白交付。共銀三千兩。背地各瓜分已訖。但思後日無名。不能回覆諸人。銀亦何以得去。乃僱一人往學道出首。見得衙門書皂某某等。外同客棍。招攬生童銀若干兩。封於某某等家。簡維狀即出白牌。棍拿客棍風火至急。秋風棍即乘機逃去。又拿在衙書皂。搜挾皆不肯招。各打三十革役。又差人往衙役家搜緝。凡有名與列鑽刺者。聞踪跡露出。惟恐指名逮捕。各各四散。走回本縣。銀都棄撇。不敢來問。由是棍

安享所分之銀。書皂雖革役。無賍可據。後復陸續謀入。惟一時受挾打。彼刑用於在衙人役。亦僅如搬戲而所得之多。奚止償失也。以為信秋風客之戒。按以棍稱學道。鄉親而學道既已未拜。又請酒則是鄉親的矣。况書皂皆有身役人。為之翼護。人孰疑之。不知真鄉親已去。而以其託名者。彼衙門人。惟利是圖。所歛既多。何惜數十之板。况其頂頭銀仍在。雖革役烏足以懲之。今人謂衙役知法。不知悔法者。正是知法之人。惟踏實。已行實事。以真學問。博真功名。勿謂僥倖。勿謂鑽刺。棍騙何從入哉。彼遭騙者。皆惰與不肖之徒。自取災眚者也。

### 銀寄店主被竊

有三棍合幫。共騙得銀三百兩。未肯遂分。更番合裝騙棚。以畷大騙。先遣一人過省。離會城兩日之府。用銀七十兩買屋。內係土庫城。外舖舍。開一客店。又用銀五十兩娶一妻。買一婢。又買一家奴。更有數十兩在手上調度。供家人。見其店。有家眷奴婢。食用豐足。多往宿其店。此府相近省城。往羊文宗。考科舉不及。

常調鄰府生童。到此合考。以便往返。每富家生童擇店。必居于此。壬子科六月。科期已迫。復調外兩府生員。來此選考。本店住建邵三箇秀才。皆係巨富。一日有客儒。人品豐厚。衣冠鮮整。泊船城外。入此店來。客問店主曰。你識科舉秀才中。有大家者乎。店主曰。我店中三位。都富家。你問何幹。客儒曰。有好事與他講。店主曰。甚好事。何不對我說。客儒曰。你不在行。只好與秀才講。店主出向三秀才曰。此客先生。問科舉秀才。何人最富。有好事對他說。我問他何事。又不肯言。

列位試問其說何事。三人共入叙禮。問曰。老丈問富家。小弟等家皆萬金。有何好事說。客曰。列位肯計較中否。三秀才曰。中都肯計較。兄有何門路。客曰。我亦不能為力。亦不識門路。但果肯計較者。各備銀一千兩。來此店對過封定。付還你收。自有指示的路。三人約四日後。家中取銀來對客儒辭去。三人密遣人跟隨客去。見其下船。船中一家人。歸報如此。三秀才喜曰。此必大主考的人。可信也。店主出問這間說何事。三秀才曰。此未必然事。若事可成。自有大擡舉你。

四日後。三家人都取銀到。客儒應期來問。各答銀都齊備。客曰。今夜對明封定。三秀才言銀多。夜間不便。明日入店主內庭去對。客曰。店主恐不密事。不如外客房中封更密。三秀才曰。明日臨時相客辭去。夜飯後。店主出曰。列位與此客議封銀事。客人難防。這門壁淺薄。若夜間統人來劫。可要隄防。依我說。可藏入我城門內。你外間好心兩防。可保安穩。三秀才曰。是也。共將六皮箱銀。都寄在店主家內去。家主瞞過妻婢。將銀盡從後門藏出。與棍夥寅夜逃去。惟囑其妻曰。明日三秀才問我。只說早間出去尋人。少刻即歸。次日客儒欣々喜色來對銀。秀才曰。銀付店主收藏。今早出外。少待即歸。等到午間。店主不回。客辭歸船。午後又遣家人來問。文以店主未歸答之。至第三日午間。問店主婦取皮箱。婦答云。並未見甚箱。及出溪邊尋客船。亦不見矣。再問店婦取。苦執未見。任入搜之。竟不見踪。問店主果何去。婦云。前夜已出。教我如此應你。三人正荒。適此三棍脫得銀去。已出境外。晚扣宿一店。主見其來晚。提其六箱皆重。疑是劫賊。

明日將集衆擒之。三棍聞其動靜。次早天未明。只挑得四箱去。以二箱寄店。店主越疑是賊。出首于官。太府將銀逐封開之。內一封有合同文書。稱某人買舉人者。太府提某生員到。不敢認。太府以其言黷之。乃招認。即收入監。後又投分上解釋。再騙去銀四百兩。方免申道。又没入店主之屋。及官賣其妻婢。并箱內一千。都進入庫。彼四箱被棍挑去者。幸得落名。不受再騙。是府官亦一棍也。以為信店家之戒。

按店主有家眷。最可憑者。彼肯代藏銀。孰不信之。誰知其妻妾。皆買下。以裝棍棚者。彼騙得厚利。則棄然而去。別娶妻妾。享大富貴矣。以有眷屬之店。尚不可信。世路之險。一至于此。人若何不務實。而可信棍以行險哉。

二十類僧道騙凡五條

和尚認牝牛為母

夏六月間。一行脚僧過於路。見小豎牧一夥牛。內有黃牝牛。大而肥。牧豎伸左脚與之舐。牝牛舐之。又以右脚與舐。僧問曰。此牛何為舐你脚。牧豎曰。此牛最



馴熟。吾甚愛之。我脚多汗。鹹故牛愛舐。僧知牛愛舐鹹味。密調此牛。係索長者家所畜的。次日僧取濃鹽汁。厚塗頂臉。及徧身手足。尋處。尋到索長者家。跪門涕泣曰。願賜慈悲心。超度我母子。索老曰。我不會說法念經。怎能超度人。僧曰。我先母在生。不肯脩齋布福。今已死七年。知冥中必受罪譴。柰家貧。不能功果。追薦。因慕目連救母。情愿削髮從師。專求度母。前月得遇善知識。指我母在長者家。投生為黃牛。母敬來求超度。索老曰。我欄有四頭牝牛。知何牛是。僧曰。願同往看。畜物更有靈性。母子相見。必有恩愛情在。自與別的不同。索老與僧同到欄前。放出群牛。僧見大牝牛到。即揭下袖。帨帽涕泣。跪向前曰。此是吾母也。牝牛嗅其鹹味。以舌徧舐其頭臉。若憐惜狀。僧愈加流涕。又自剝去衣服。牛徧舐其身。不忍去。索老看見果異。真似母之愛子。但不能言耳。問曰。既是你前生之母。今須何以超度。僧曰。我若有銀。當以半價買去。養柰貧僧衣鉢。罄空。願長者全捨。貧僧牽往山庵。日採草煮粥喂養。待其譴罪完滿。天年數終。貧僧當收。

埋念經卷超度。庶來世轉身為人。不墮畜生道矣。長者憐其詞情懇切。曰。吾捨與你去。僧叩頭拜謝。牽此牛往三日路外。村山庵寄養。至十月天氣寒涼。叫屠子來宰。以一半分與賣。得價銀一兩五錢。一半僧自留。做成乾糧。收藏衲襖中。各處徑到步。長者廳前。結跏趺而坐。長者出曰。何僧敢升廳而坐。僧曰。你頗認得我麼。長者曰。不知你是何人。怎麼認得僧曰。亦自然。覺得面熟麼。長者曰。並無相會。何處面熟。僧長嘆曰。你本來靈性。且盡喪。何怪不識。故人色相。長者曰。何為是。故人僧曰。昔佛印點醒東坡。遠公喚回樂天。非蘇白二公之故人乎。你前生與我同修。因塵心未斷。復來享此人福。我今特來度你。急宜丟手。塵債再去。勤脩。庶不廢前生功行也。長者曰。你安能識得前生。僧曰。我功行高你一倍。你今且享半生福祿。我又加半生苦脩。何難知三生事。因長者曰。你今生若何苦脩。僧曰。從前苦脩。且休題。現今已辟穀三年矣。長者始驚曰。你能辟穀在我家。辟一月何如。僧笑曰。三年。於是。何有一月。長者曰。亦服茶湯乎。僧曰。清茶滾

水。日一甌耳。長者畱之。掃一空室與坐。早進甌茶。夜進甌滾水。連坐七日。再請出。答對如常。長者驚服。問曰。我當如何。脩僧曰。只棄家長往。自有脩行善方。長者曰。妻寡子幼。產業付誰。此事不能。其次脩何如。僧曰。惟有捨施。脩寺奉佛。來生亦受福報。現今廬山一庵。化人獨力脩造。倘捐五百金。一完脩之。亦一大功德也。長者依言。遣僕同僧送五百金往。交付與住持。明白。畱僕住數日。送歸報主。後僧分住持銀二百五十兩而去。其以辟穀動富翁。則私食所帶之乾糧耳。

寧有人而真辟穀者

按此僧脫牛。猶其小者。轉賣之可也。名為生前母。而宰食之。罪浮于天矣。至用為乾糧。而詐稱辟穀。其騙益大。雖半捨入庵。亦是好事。僧若得勸緣功。然周急賑貧。自當施于鄰里。何必投入于庵。此愚人信福田利益之過也。亦未讀傳奕公高識傳矣。服孩兒丹。詐辟穀。

有僧自稱能辟穀者。富家多召而試之。連七八日。不食一粒。或間二三日。服滾湯一甌而已。傳名甚廣。人

爭以金帛捨之一鄉官見褚縣尊偶道及此稱世間有狀高僧真仙佛再生于世也褚公最正大素不信僧道輩曰人受坎色身那能斷絕食色假托辟穀者不過暗藏乾糧以哄惑愚民耳明理君子何可信此輩若果能辟穀彼將遠遯深山惟恐名落人間何必浪遊市里受人施捨金帛將何所用鄉官被褚公一駁似乎已為信邪更欲取信其言乃曰老父母不信可召而試之方知晚生言非妄矣褚公即差人喚至令搜其身別無夾帶惟持二十四箇彌陀珠許之帶入掃一淨室布床席與坐外遣人輪番密窺日遣人明開門一視出仍鎖門兩日內果結双趺而坐容貌如故第三日開視見臉有乏汗求滾水飲褚公命與之復出鎖門密窺者來稟曰僧以一彌陀珠調水飲訖容貌復好後每兩日進滾湯一碗密窺者輒稟云以珠調吃經十一日召之出取其彌陀珠視之止十九枚在手耳褚公收其珠命收入輕監不許撓動聽彼靜坐以候發落密囑禁子曰勿容僧道人入見兩日後必問你乞食你問其彌陀珠何以做來以水

調之與此珠一樣。後重賞你。次日僧即問禁子求食。禁子曰。你教我作珠方法。便與你食。僧曰。此藥極難得。你但與我食。出外多以銀謝你。不必問此方。禁子不與之食。三日餓倒。面青黃。無人色矣。褚公提出審曰。我早知此珠是孩兒丹矣。你供出製造方法來。免汝一死。僧詐作將死形狀。不敢應。褚公笑曰。衆看此辟穀僧。在褚爺前。辟三日穀。即餓死矣。此丹乃婦人胎內孩子。必須謀死孕婦。剖其嬰孩。以作此丹。不知你害死多少命。以造此惡業。你怎敢說出口。我豈求汝方乎。若打死你。罪還輕。命衙前搭起一臺。以十九枚珠發出。將四箇調與衆百姓看。以滾水調之。滿碗都是膏液。有敢飲者。又香又甜。只飲兩口。一日亦飽。後十五枚。發與醫生治補損。然後縛此僧在臺上。凌遲之。褚公曰。縣令為民父母。豈忍殺人。但為衆冤洩恨矣。衆皆稱快。而鄉官後亦永不信僧道矣。

按此詐辟穀者。多是藏乾糧。其服孩兒丹者少。此糧非藏于身。恐人搜也。都寄于丐乞者之身。有人試之。則密以乾糧付。又有服松毛竹葉者。松毛用

羊蹄草同喫。竹葉用嫩蕨同喫。皆滑而可食。僧亦嘗以此惑人。謂彼能服此。然從古有辟穀之說者。乃仙方。非人間所有也。曾見有遇異人授辟穀者。述之于左。

武夷山有貧民結廬于岩曲。僅容床灶。墾山種茶。賣以供食。積十數年所。開茶山。歲可收鬻三四金。每日力作不息。惟大寒暑甚。風雨終日。寂坐岩廬下。不識經典。亦不通往來。忽日一道人過其廬。謂曰。汝耕山勞苦。何不以茶山付人代耕。歲收一金。以買衣資。吾

授汝辟穀方。則不須買米。不勞耕山。可安坐自足矣。

山民曰。吾嘗聞脩行人有辟穀方。若肯教我。願拜師。父求學。道士曰。你性子恬靜。儘可脩行。今後惟早晨煎清泉二確。煎至半落。以兩確合煎作一罐。早午晚各飲二甌。飲後澄心息想。以舌抵上齶。合口閉目。終日靜坐。或天清神爽。愛出遊行。則慢步閑觀。隨意所適。不拘半午。不拘片時。凡行住坐卧。只從心不拂。或山菓草實可食者。遇著稍食一二不妨。但不可有意尋求。如此便可辟穀矣。記之。不可輕易傳人。山民依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此行之一年。果不食一黍。顏如金黃。輕健如常。同山傍居人。常不見其糴米。或過其廬。亦無鍋甑。問之。荅曰。近年學得辟穀方。居人轉相傳異。有拜之求方者。輒逃避不受。曰。師囑勿輕傳洩。次年傳于遠近。多有來山拜訪者。或賫糧宿其居廬。看守至匝月。果惟見飲滾水。飲後靜坐。寂無一為。亦無閑談。不知者。或窮問之。或與談脩養。微笑而起。出遊山徑。迨午晚歸。復煖滾水而飲。凡人之來者。不迎。去者不送。亦無半語訊問人。人問之。有可荅者。隨口荅一二句。問其餘閑事。則搖首不應。若有厭煩之意。惟自去靜坐。凡言動應酬。總是付之無心而已。第二年後。名益著。富家貴人多備安簦迎者。堅逃不往。富貴人。身往勸逼之後。亦遍往諸家。所到不食人一物。惟向空空靜坐。若一木佛然。有言動而已。經二年。後有潭陽富人。禮迎之。虔奉更肅。若敬神明。時進茶果。稍為食些少。後脩清茶精飯。苦勸之食。堅辭不能。不得已為食一甌。少頃飢甚。服滾湯。又飢餓不能禁。又索食。富人懽喜。肅進之。連三日內。皆一日五餐。僅能止飢。山民自驚疑。急

求歸山。依舊服湯靜坐。不免肚飢。後只得復食三餐。如尋常人矣。

按山民所遇之道士。明是仙人。若辟穀三年完滿。必有超度矣。惜哉。為名所累。致人迎奉。致人逼食。而自毀前功。此勸食之愚富人。彼意欲虔奉之。以分生佛之福。豈誠心奉道哉。此山民既為所悞。而彼福亦安在也。且墮百劫之罪。來生必與山民結一大讎矣。觀此。則辟穀乃仙方。不徒在服滾水靜坐也。不然。後仍服之坐之。而何穀不能辟哉。則今之托辟穀索人錢米者。真盜賊僧道也。真辟穀者。敢令人知乎。

信僧哄惑幾染禍

徽州人丁達。為人好善喜捨。一日與友林澤往海澄買椒木。到臨青。葑處發賣。貨已賣訖。此處有一寺。內有名僧。號無二者。年近三十餘。相貌俊雅。會誦經典。善談因果。風動多少良家子弟。往寺參拜。常有被其勸化。削髮出家者。時達邀澤去謁。無二。林澤曰。你素性好善。聞此僧巧嘴善言。累誘人削髮為僧。你若見



之。被其哄惑。何以歸見父母。達曰。勸在彼。從在我。我自有主。彼何能奪。苦要往拜之。見無二舉動閑雅。談及因果之事。達被打動。盡捨其財。本入寺。拜無二。師欲削髮為僧。澤怒曰。未到此處。我早言之。今果被哄惑。何以為人。再三苦諫。不聽。澤自回去。達在寺脩行。過二年後。僧無二因有董寡婦。入寺燒香。容貌甚美。亦信善。好念彌陀。帶一使女。十七歲。國色嬌媚。到寺亦參拜。無二以巧言勸誘。寡婦亦心服。即拜無二為師。欲削髮為尼。暫在寺宿。幾夜。其丫頭常往無二房。送菓品。無二慾心難制。以白金十兩戲之。丫頭以其銀。與之通情。無二又思及其婆婦。夜潛入其房。候董氏熟睡。欲強姦之。董氏堅貞不從。喊曰。何人無理。敢來姦盜。言未數聲。無二以手巾緊勒其頸。須臾而死。次日使女去報知董氏之子李英。及到寺。無二已先逃走矣。但無二久出名。各處人多認得。李英僱人徧處緝拿。不兩日。拿到送縣。王爺即點民兵百餘。圍遶其寺。時寺僧已四散逃命。無僧可拿。王爺再命焚其寺。將無二責了四十。問典刑之罪。達悔財本俱喪。

無顏回家。後家中已知達逃回。叫人尋覓歸家。髮長方敢出。此愚人信僧之明鑒也。

按寺門藏姦。僧徒即賊。此是常事。亦往。有敗露者。人不目見。亦多耳聞。何猶不知戒。而婦人入寺。男子出家。真大愚也。董雖死。猶幸節完。丁達雖幸逃生。而財本已喪。使當時與無二。並獲。何分清濁。必並死獄中矣。故邪說引誘人者。無論士農工商。皆當勿信而遠之。可也。

僧似伽儼詐化疏

天元寺年久傾頽。住持僧完朗有意修之。恐工費浩大。非有大力者。發願獨任。未易舉手。忽日遊方僧若冰來寺投宿。身幹魁梧。面方而黑。目員耳長。宛似本寺伽儼形像。完朗一見心喜。夜設齋款待。甚加勤敬。次日僧若冰曰。宝刹非興旺。何如以肯接待十方。完朗曰。興我寺者。在尊宿臂之力。敢大有所托。若冰曰。山家緣薄。怎能相助。完朗曰。此寺源五百金。方可全修。雖化些少衆緣。亦不濟事。看尊相。極似我本寺伽儼。托你擇巨富家。若化其金。修待彼在。允否間。約其

來寺觀看。我自方法納之。若水會意。前去大江邊。有柴商財本巨萬。若水備乾糧在身。直到柴排廳中。朗誦一經。結趺而坐。高叫曰。化緣。柴商荆秀雲命手下以錢與之。僧全不視。曰。吾非化小可錢鈔。貧僧與施主有夙緣。要化千金。秀雲作色曰。化千金何用。僧曰。此去二百里。有天元寺。前創時。施主有緣在。故今生大富。近年頽壞。須五百金修理。又須五百金為香燈田。後可保長久。則施主功德遠矣。秀雲曰。你為寺化疏。前生與此寺何緣。僧曰。寺本我居食之地。非有緣。得久處乎。秀雲不採之。僧在柴排坐三日不去。手下人以飯與食。亦食。不與亦不食。又過四日。秀雲曰。吾捨三百相助。你更去化別人。僧曰。有緣者不能化。無緣者。何勞空說。秀雲曰。你把疏簿來。我題三百兩。僧曰。疏簿在寺中。三百亦不穀用。不須題。你畚會生享福。只施五百兩。若布來世津梁。非千金不可。秀雲曰。吾不信。今生來生。你且領三百兩去。好心脩造。不足者。豈無別善人相助。僧曰。吾那要銀。你自送與住持僧。秀雲曰。吾十日後。送到寺來。僧遂合掌念阿

彌陀佛一聲而去。歸對完朗詳說其事。又約十日後柴商且來。吾遠避之。完朗大喜。早備茶果齋品以待。至第十日。秀雲果帶銀同兩僕來。完朗知是柴商。肅迎待茶畢。問曰。施主高姓。秀雲曰。姓荆。完朗曰。施主從那裡來。秀雲曰。前約空刹中化疏僧。今敬從江上來。完朗沉吟曰。山寺未曾化疏。秀雲曰。十七日前。有僧在柴樓中坐七日。我許他今日來。完朗曰。本寺僧此半月內。並無一人出外者。必方僧詐托也。即命作齋相待。秀雲心疑怪。若方僧詐托。何不前日即領銀去。只存在心。徧寺閒遊。到伽藍祠去。舉頭看伽藍。宛似前日僧形像。兩僕亦指曰。此伽藍好似前日僧。秀雲看越驚異。心疑是伽藍化為僧。以勸我修寺。即以簪祈曰。前日僧。若是你变的。求一聖筭。即打一聖。又曰。三百金已帶來。祈保今年大利。再一聖筭。又得一陽。又曰。三百不穀。若要五百。求一聖。又得一陰。又祝曰。我心已悟。若更要五百兩香燈。求一聖筭。果擲一聖。秀雲拜謝訖。來就齋席。謂完朗曰。須用銀幾。完朗曰。久有意要脩。前日叫匠人估計。要五百兩方纔。故不

本朝新言 四卷  
敢奉。秀雲曰。我前日許過三百兩。今現送在缺。明日更送二百兩來添。若修完備。再拾五百兩。買置香燈田。永遠奉佛。完朗聞言大喜。合掌下拜。後依約拾完。若冰密分二百兩而去。

按僧貌似伽藍。故湊成此巧。亦可謂奇。然是人作成此套。何嘗真有伽藍化身乎。故富而能捨。本是善行。若謂真佛化緣。而施捨者。輒有福報。此兩箇裝騙僧。豈能福人乎。吾不信也。

詐稱先知騙絹服

東陽江達澗。父遺產萬金。因為本府庫吏。累、浸潤剝削。破去家強半。又好男風。嘗畜美好小僕。陪侍出入。有日江之梁友。遇其小僕。問曰。前日為你相公。買兩尺青絹。都長做長衫。必有剩。小僕曰。裁紅不善做。先做一領。太長穿不得。後一領。做得恰好。梁曰。長的。可裁短。何妨。僕曰。他也不要得。已藏在書房大箱中。去。原來江多衣服。其穿後不用的。都投入此箱。梁曰。新服何忍棄。叫把與我修短服之。僕曰。你要問他。討箱中第三件。便是這新服。適一僧在傍聞得。素知江達

澗肯施捨。即詐稱方僧。入江相公廨中。抄化。江以兩文錢施之。僧曰。吾看滿衙之中。皆有怨氣。惟相公府中。祥光滿室。後日必有好官。或前程遠大。吾將化你一件好服。以結箇緣。江曰。我無好服。僧曰。你有一件穿不得的。捨與我好。江故曰。衣皆可穿。那有穿不得的。僧曰。是一件新青絹。太長的。在書房大箱中。第三件。該捨與我。吾為尔消災延壽。不然。你眼下有小是非。到江心異之。開大箱中看。果有兩件在上。新絹服第三。便疑此僧先知。持出捨與之。問曰。既捨此服。可免是非否。僧曰。我試你有善心否。今果肯施。便轉災成福矣。

按今僧皆庸人。何能前知其稱已往事者。多得于傳聞。說未來事者。皆涉于矯誣。現此僧欺江相之事。則今之稱善知識者。皆以類也。江相之易欺如此。家安得不敗。世之信僧引誘者。可以此為鑒。

二十一類煉丹騙凡三條

深地煉丹置長符

古有煉丹之說。點欽成金。蓋僞方。非人世有也。世所

傳煉丹之術。用好紋銀三兩。雜諸鉛汞辰硃砂藥物。在爐同煉。每次須煉四十九日。至四十日後。須兩人輪番守爐。晝夜不得暫時離守。丹成可得九兩。內除三兩銀本。要三兩買藥物。每次只出三兩。一年可煉四次。共可得十二兩。僅足供兩人食用。故真得此方者。亦不屑為。其煉出丹銀。亦可經煎。每次漸、虧少。復歸于無。但此銀第二次。不可為銀母。若再煉。須另以紋銀為母。以相傳真方。費心費工。甚不易為。若雲遊方士。託煉丹為名。以行騙者。用砒霜雄黃諸物。炒

好銀為灰砂。假稱曰丹頭。然後將此與好銀同煎。仍煎成銀。彼便道丹藥可點成銀。此箇、是弄假行騙之套子。有一道士。自稱能煉丹者。先以銀灰。明煎出些。與人看。人多疑信相半。一富人獨信之。請至家煉。道士曰。煉丹乃僊術。家中多穢濁。恐不能成。可于僻地。開坑一丈四尺深。下僅可容一床一爐。在此處煉。煉四十九日。一百兩銀母。可煉出三百兩矣。富人依言。于後門背一坑。廣八尺。深一丈四尺。道士入坑去。會用銀十兩。買鉛汞辰硃砂等來。先煉丹頭。三日已訖。

富人付銀百兩與煉。日乎下三食飯與食。道人又命討一手握的堅實員木七隻。每隻三尺五寸長。作符用。大棕索一條。交橫縛紫符上。日以大斧催打紫符。富人每日往坑上看。至三十餘日。紫符漸、打下。只有一尺在上。心料銀將成矣。道士知一月之久。防守者必懈。夜以索一頭係裹銀葉。一頭係在腰。將七個長符每二尺打一符于上。扳援而升。將銀吊起。黃夜逃去。次早送飯下。無人接。以燭照之。不見道士矣。梯下看之。銀都竄去。方知彼踏符而上。明白被其竄也。騙

按深坑煨煉。使人不疑其逃。然用符用索。已早為出坑之計。其使人不疑處。即其脫身處也。後人鑒此。尚以煉丹為可信否。

### 信煉丹貽害一家

方士以煉丹脫剝。受騙者。歷來無算。故明人皆能灼見其偽。拒絕不信。有一邪道士。術極高。拐一脚。明言已得真傳。煉丹術。不肯輕易為人煉。其法以丹頭與人。其以銅鉛同煎。皆成銀。彼自用。則不須煉。但隨手取出。都是銀。或見人疾苦者。在手掌一捻。即取銀與



之。或衣袖中。隨捽來。亦是銀。多肯施捨與貧人。由是人稱為半僂。有用銀器皿。設盛席待之者。食畢。令取一米桶置席上。以手取銀器件。收入桶中。及看則空桶無一物。明言我收去不還矣。人以善言求取。則云已在你家內。原藏器之所。視之果在。若惡言強取。則終不見。此謂得五鬼搬運之法。如此累顯奇術。皆是駭動人。有富人堯魯信之。延至于家。朝夕參拜。敬禮備至。願享其術。道士安然受拜。未肯遂傳之。每日坐享其敬。飲醉而睡。醒而遊。全不以其敬禮為意。但有甚術。凡拜之者。便傾心悅服。與其席飲酒。便稱頌其道。堯魯一家。老幼婢僕。皆尊敬之。惟魯妻辛氏始終不信。累勸夫宜絕此邪人。後兩道士知之。以銀二錢與其家小僕曰。你主母梳頭時。可取他梳下頭髮一根與我。小僕早晨取與之。道士得此髮。即作法。至半上午。辛氏中心。只愛與道士通。謂婢曰。今日我心異也。至午益甚。又曰。今日心中大異。至半下午。心不能自禁。明謂侍婢曰。吾往日極惡兩道士。今日何愛他好。你看我臉上何如。婢曰。你似欲睡模樣。至晚飯後。

辛氏思與道士雲雨之意極切。只恨一家人在傍耳。又強制住。密謂婢曰。你今須緊跟我。或入道士房去。你須打我兩掌。批我面皮。切不可怠。及上床睡後。夫已睡着。辛氏披上衣。裸下體。開門徑奔道士房去。道士正在作法催符。婢急跟出。呼曰。此道士房。不可去。亦不應。道士語婢曰。你外去。以手扯辛氏。婢近前批主母兩頰。亦不管。又在面上打兩掌。曰。你未穿衣。辛氏方醒曰。我是夢中來。何故真身在此。喜得你喚醒也。手携婢曰。快和我進去。好羞人也。入房蹴夫醒。

言其情。及得婢喚醒之事。夫曰。那有此理。你素惡他。故裝此情捏之。豈有心照。欲去。又肯叫婢挽之。這假話。我不信。次日不得已。述與夫兄言之。兄命弟逐去。道士亦不听。乃往縣告之。縣提去打二十。又會寄棒。打亦不痛。乃以收監。道士明是空身入監。隨手取出。都是銀。以銀賄禁子。令買酒肉入監食。禁子更加奉承。思求其方。後又解府解道。各官都加責。以無甚証據。不肯寘之死。後竟托分上。放出逃去。不知所往。堯魯一家長幼。後相繼疾故。蓋受其術所蠱也。惟辛氏貞。

正壽考無恙。總理家政。以撫幼孫之長。至九十餘歲而卒。

按妖術之暗中。如妖狐之投媚。必心邪而後能惑。苟心正者。雖入群妖之中。妖不能害。故傳奕不信。死人之呪。而胡僧自死。仲淹不信。殺子之鬼。而鬼自不來。辛氏心正。雖妖人靈法。能深疑于心。蚤囑于婢。終不受其邪淫之毒。然則法雖巧。終不及人心之正也。後遇妖人者。其卒把心而勿採之。彼邪亦安施哉。

### 煉丹難脫投毒藥

古潭一後生丁字弘。執閨伶例。識盡世間情偽。人不能欺。偶遇一方士。自稱能煉丹。字弘早知其偽也。欲乘其以騙方士。故詐為不知之狀。而瑣問之。方士曰。丹是仙術。古來傳與善人。專以濟救貧窮者。先須採藥。煉成丹頭。後用銀一錢。與丹頭同煎。可得三錢。一兩可得三兩。字弘曰。更多可煉否。方士曰。只要有丹頭。雖一百一千皆可煉。字弘先用銀一錢。與煉方士加丹頭三分。即煎出銀三錢。字弘喜。更以一兩與

剪。又得銀三兩。字弘益喜。請方士到家。殷勤相待。及銀已費盡。又求再添用。陸續煉出銀三十餘兩。惟以好言承奉之。願學其術。終不多出銀與煉。及將方士丹頭之本騙來矣。方士思家中不柰他何。故說吾丹頭已用盡。可多帶銀本。出外採藥。再在外大煉。字弘明知其引外行騙。只自思我用心提防。彼何以騙。更欲盡騙其身上丹頭之銀。乃帶銀五十兩。與俱出外。不肯取出費用。方士叫其取銀買物。字弘曰。丹以換銀。今已成之銀。何必輕用。可取丹來。煉銀作路費。我

銀留買藥。方士盡將已丹頭三兩。字弘用銀十兩。共煉成三十兩。彼此各分一半。又遠行兩日。寢食嚴防。方士無計可脫。乃背地買砒霜在身。晚又買一鮮魚。入店。字弘往煮熟。裝作兩碗。方士往捧一碗。在席放毒于內。又再捧一碗。故打念嚏。將口銜。遞入魚上。方士曰。這碗裏瀆了我吃。及至半夜。字弘腹疼。延至明曉。方士往醫家。求止疼藥。煎服愈甚。至午。字弘髮散唇裂。腹痛難當。心疑是方士投毒。哀求之曰。吾止有銀五十五兩。你能救我命。盡將與你。時弘已不能起。

士高所書

廿四

床矣。方士取其銀。置已包袱內。近床。梁典之曰。吾遊方人。將攢他人銀。你好好狡。反騙去。五十兩。今止多得你五兩。吾自行善心。以此還。你。憑你命當生死何如。遂負行李逃去。宇弘急命店主以藥煎。有認得者。曰。此解砒霜藥也。連服幾次。疼稍止。再求近店人。醫之。三日始得全愈。銀已全被方士奪去矣。只沿路乞食而歸。

按知防煉丹。莫如宇弘。雖百計不能騙。反騙方士。銀本幾。可謂巧極矣。然終被其投毒。銀尽。還訖。又多去五兩。且幾乎喪命。幸而得生。沿路乞食。亦勞且辱矣。方士煉丹。其可信哉。

### 二十二類法術騙

法水照形。唆謀反。

僧術中。有以法呪水。密呪某人心。欲何事。後令人自取照之。各隨其心之所欲。自現其形。有米春元者。富過百萬。田連兩府。年踰五十。不思會試。惟安享豪華。以為樂。妖僧聞其富。欲騙其厚利也。挾呪水之術。往叩其門。自言能望氣。每見此宅。紫氣上冲。有鸞鳳之

彩。此百代王侯之兆。當有立翊運之功。分河山之帶。礪者。米春元未信。僧曰。吾傳有秘術。以符呪水。能知此生榮枯結果。人但齋戒三日。虔心來照。則今生是何成就。自現于水中。米乃留此僧。令家下人各齋戒。至第三日。注大堀水于庭。僧密語呪水。令諸人自照。米照見。戴了天冠。穿蟒袍。幼子照之亦同。長次二子。只紗帽員領而已。米正室照。亦妃冠鳳袍。兩長婦照。惟珠冠翟服。米大異之。僅秘于心。後與流寓枝鄉官宴會。談及時事。枝曰。今並后匹敵。金注支庶。禍之前

葉。必始宮闈。異日不為文皇之蹀血。或為沂王府之反召。此魯嬰所深恤者。米曰。往者逆駒未萌而折。宸豪已發而摧。國家如天之福。風雨何搖于牖戶也。枝曰。不然。文靜以監豎倡唐。姚衍以胖僧興國。若輔之得人。成敗安可料也。米曰。縱中土有故。水國偏在海隅。必無憂亂離也。枝曰。亦難保。識云。某地出天子。江南作戰場。正可慮也。米曰。使宸豪復與于今。成敗當何如。枝曰。今承平弛兵。更甚于昔。向令宸豪不久淹南康。其都不詐。應反戈。安至以銅鍾灰也。米聞言心喜。

又有一僧能降神附童者。言往來禍福如響應响。米請降之。密禱以欲奮不執事。神降曰。金鍾興。玉氣旺。清福扶。王帝業強。洪流掃蕩人安泰。裂土移宮鎮遠方。米猶未決休咎。再求明報。降童唱曰。以何事而敢絮叨也。米不敢問。而未解神意。既而漁人于深淵得巨鍾。金色燁然。米以為瑞也。召枝某及二僧。決謀遂欲俟五日某日五更早。大小官俱出城送万寿表。乃閉四門伏兵城外。悉殲之。至四更。兵卒供執事者。早起見城內伏兵處。灯火異常。急報軍官。調兵捕之城

中擾亂。又遣兵守城。見江中舡無數。皆早炊飯。城上兵疑是助亂者。大呼曰。某人謀逆。被捕獲斬首矣。外伏者見內無號炮。城上有備。又聞呼喊聲。送表官皆不出城。知事必敗露。河邊數十號舡。乘微明時各逃散。後官以亂者作造謀。劫庫問。捕獲數十餘人。皆斬首。而首逆者反以不知情為辭。只擬流三千里而死于道。此傳內多隱語未可明言也

按米春元年老巨富。已無心向功名。更何心着王侯。止以呪水妖僧啟其端。降神妖僧決其志。又以技

某失職快、襄成大逆。二僧已就誅。而枝某幸脫于網天。何緩討凶人哉。猶幸聖朝清明。小醜旋殄。固太平之洪福。亦汝地民風素良善忠順。不當受此叛逆者之荼毒也。然信僧惑邪之禍。亦酷矣。後人其深鑒之。其深戒之。

妖術托夢劫其家

老狐晝伏岩洞。夜出尋食草木之寔。有偶于草木中。吸得天地網緼之精者。便有靈變。能幻化為美婦。以迷誘人。採人之陽精。以益其靈通。法師捕得而烹之。

尚如求得狐心。焙而乾之。薰以好香。于深山中。構一草庐。以狐心奉祀于中。日誦諸般懺文經卷。超度之。夜則群妖象怪。嗥者呼者。悲者泣者。叫者嘯者。能為人言。或為蠻語者。千怪万狀。于草庐外哀吊。極其淒涼。要極大胆之人。方敢中處。吊過七日。亦漸稀少。晝夜常誦經作法。備果食供奉。積至四十九日。然後焚了草庐。把狐心。領回香火祀之。如明日欲往見某人。先夜以錦囊盛狐心。置于心。上夜必夢婦人。領去。先見其人次日往拜其人。已夢中相會。後有所于。



人必以為異。而多從之。此僧家騙化之一術也。有  
家羊老生二子。娶二媳矣。蓄積盈餘。極是慳吝。分  
又不肯施捨。忽夜夢兩高僧來化緣。次日果有兩僧  
到。容貌儼如夢中所會者。稱言你取財太急。人多怨  
氣。吾與你有夙緣。特來為你懺悔。羊老信之。問懺悔  
當如何。僧曰。你合家當齋戒三日。再買果餅麵食。及  
三牲猪羊肉。半葷半素。吾為你作法請將。誦經供佛。  
將生前罪過解釋。再祈後增福祿。便家門清吉。死後  
免墮矣。羊老依言。齊戒買辦。至第三日。又有兩僧到。

又留相助誦經。至晚來。一僧念呪燒符。降遣羊老。自  
跳首喊。取剎劍在手。指其妻子曰。毋鬼也。悉手刃之。  
又追殺二媳。求僧解勸。僧指羊老。喝曰。坐。羊老遂  
提劍咬牙昏。而坐不醒人事。四僧入輪。姦二婦。訖  
以索縛之。搜其家財幣。捆作四担。寅夜逃去。次日有  
人入其家者。見羊老披髮伏劍。睜眼譏語。急出呼衆入  
看。親衆群擁而入。羊老只說要殺鬼。衆向前奪去其  
劍。呼其名曰。你何故如此。羊老漸。復甦。人又問之。  
終知應曰。吾夢見鬼多。正在此殺鬼。得你們叫我醒

也。及入後室，妻與子皆被殺。羊老大哭曰：「此我記得。殺三鬼在頭，又趕殺二鬼，婆被僧攔開，及入房，二婦皆捆在床，乃呼鄰婦來解之，各稱被僧所姦，金銀財帛皆收拾去矣。」一家痛恨無窮。一邊收殮三屍，一邊遣人四路趕僧，皆趕上兩日不見踪而還。

按羊老素慳吝，則為富不仁之事有矣。乃僧悚以怨氣，便信其說，而晉以作福懺悔，則心先自疚，故也。僧欲行術劫財，而先形于夢，此亦得狐心引夢之術而用之。彼夢謂高僧，而反為劫僧，不信。昼所為，而信夜所夢，亦惑矣。不行善于平昔，而求懺悔于修齋，亦愚矣。今人多殘忍不仁，貪暴不義，而欲飯僧供佛，追脩懺悔，何異羊老之覆轍哉。甚矣惡不可為，而僧不可信也。鑒此當為之凜。

### 摩臉賊拐帶幼童

往年京城中，有幼童出外，嘗被人拐帶去，尋之又無蹤。後累有之，人多見一僧摩幼童之臉，則幼童隨之而行，既而尋已失之。故京城盛傳謂之摩臉賊。特在京僧釋人多，未察其孰是也。忽宓富人止生一子，出

外不返。四下跟尋甚急。各處出償帖白。有收留得者。償銀二十兩。報信者。償銀一十兩。四處掛帖出償。終莫得下落。住宓家小屋人班八。以淘街為生。一日懶去淘街。往城外晦真庵閑遊。轉入後室。四傍周覽。忽破水障中。一小士露頭來。班八認是宓家子。忙呼之曰。家中四處尋你。何故在此。宓子曰。僧閉禁我在此。你快來救我。班八看房門已鎖。恐一人難帶。宓子出謂之曰。你小心暫在此。吾報你令尊知。即來取你矣。飛跑而歸。報宓老曰。令即受禁在晦真庵中。速去救。

宓老即招五十餘人。前後到庵。班八引至庵後房中。打開門。認出宓子。又搜出十數童輩。即令眾人捆往僧小山。併同庵三人都縛來。狀送到官。先審問衆童曰。汝等如何被引入庵。衆童曰。和尚以手摩我眼睛。便見兩邊背後。都是猛虎毒蛇。將來咬人傷人。惟面前一條路。清淨好行。我輩只向前走。便到此庵。被和尚幽閉住。又問曰。和尚留汝等在庵。幹何事。衆童曰。可恨這禿子。不拘日夜。將我等做苦春。極是疼痛。若不從。便將大杖撻打。衆人怕他。只得從他所為。

又問曰。先拐來的。後必長大。都放在何處去。衆童曰。有病者。有長大者。和尚說放他回去。未知後都回家否。官再審僧小山曰。你拐來衆童後病的長的。都放那裡去。僧不敢應。再問同庵三人。都云毒死埋訖。官聞言大怒。將小山打四十。同庵者各打二十。曰。以罪不容于死。令鎖出衙門外。許失童之家。群聚手毆。打得身無完膚。有割其腸。塞于僧口者。半日而死。人莫不恨其淫而快其死。後將其庵焚之。拐帶之禍遂息。按好男風者。禽犢之行。此僧必有春意之方。非拐諸幼童。無以快其欲。又習得妖法。摩其眼睛。則昏花見怪。故可誘致童男。其罪浮于天矣。積惡貫盈。衆戮其身。言之羞口舌。書之污簡牘。人誰不切齒之。世有負男子之軀者。其可袞此僧之惡行哉。

父尋子而自落嫖

附引嫖類

富人左東溪。止生一子。必山。常帶千金財本。往南京買賣。既而入院。銜毛月華。一年不歸。東溪問于人。知子以嫖故。因貪。懽忘返。累以信促之歸。初猶回音。推托以帳未取完。後信往亦不答。東溪聞其財本已費。

過半矣。心中甚怒。欲自往尋之。又思空行費盤纏。乃帶三百金貨物。僱僕施來。祿同往京尋子。人貨到京。早有人報知火山。云爾父帶貨來賣。兼欲尋汝。火山聞言甚悶。急呼其麻毛惜卿謀之。曰。家父特來催我歸。爾計能陷他亦嫖。則我在此可久。不然。今須與你別矣。惜卿曰。你但深藏此間。勿與相見。我自有理會。即遣人邀前院荀榮媽來。任他巧為牢籠。榮媽許諾而去。東溪問在京客夥。知子在毛惜卿家。嫖其女月華。徑尋惜卿家來。欲呼子歸。惜卿出而款待甚恭。東溪曰。小頑火山在你家。我到京十餘日矣。可叫他出來見我。惜卿悚敬曰。相公即火山令尊乎。妾幸披雲睹日也。令郎前在寒舍。兩三箇月。今月餘前送別久矣。即喚女月華出見。指曰。此而翁也。命下拜。東溪不禮之。又命設席。東溪却為不肖子而來。豈索汝酒食乎。速叫兒與我歸。亦不消你假意相留。月華曰。果是前月已去。云欲收帳回家。若果在此。何敢相瞞。東溪不信。定要究子下落。惜卿曰。茅舍只數間。任相公徧搜之。豈能藏得。月華領東溪入內。四下覓之。無踪。東

溪大怒曰。牙人說在此。如何藏開。說這鬼話。若吾兒不見。是你家謀死。必當官告你。看你尋覓。月華驚曰。從來院中。那有謀人者。相公勿輕易怪人。東溪詬罵。而出。行過院前。窻內一女。將盆水傾出。淋東溪一身。冠服盡濕。時怒未散。問以是誰人家。僕來祿曰。此一行。都是樂戶人家。東溪即入其門。指罵荀榮媽出。驚惶問故。知是女荀慶雲。誤傾水淋着。即喚出棒打。無慶雲哀求勸救。東溪亦不採。榮媽曰。你好將新服。換與相公。向前叩頭求赦。晉在此陪个礼。免後日生禍。

慶雲叩頭訖。引入內房。取一套新衣與更跪曰。我家。最怕得罪于人。萬望海度涵容。恕妾罪過。東溪曰。我原不怪你。只衣濕難行。我今換去。明日即送還矣。拂衣便起。慶雲挽曰。更有杯酒陪礼。若便去。媽又怪責我矣。東溪曰。何消酒。時筵已排到。慶雲曲意陪奉。東溪亦放懷樂飲。至晚款去。慶雲懇晉曰。今半載空房。若不宿而去。真對面不相逢也。但宿則媽歡喜。謂我善留客。以豈費房錢乎。又飲到二更而睡。東溪思房錢終是還之。且假意不動。以試何如。慶雲喂抱。

拊摩之曰。君作柳下惠。坐懷不亂耶。是入宝山空手  
回也。且暮夜無知。誰獎爾貞節男者。東溪咲而從之。  
次日近午方起。總梳洗罷。酒席已備。慢、勸飲。彈唱  
以奉之。靠晚又欲歸。慶雲留曰。肯宿。媽、甚喜。若一  
宵而別。真是萍水之逢。落花有意。流水無心也。妾縱  
奉侍不周。君何不做甘雨濟我半載旱人。東溪又為  
留一夜。第三日。堅要歸。求還舊服。慶雲曰。已遣人送  
往貴寓矣。東溪曰。承賜身上服。明日送還。慶雲曰。只  
恐不中服。何不收作表記。又取出一箱玩物。欲擇一

件相贈。東溪見箱中。皆珠玉宝玩。僅取一牙扇。墜慶  
雲曰。此不敢奉。此銀的敬奉。東溪曰。只領你意耳。何  
必送銀物。慶雲曰。此牙的是。禮部公子所贈。傍刻有  
號。凡孤老所賜。惟銀得用。若簪鈿諸玩物。須存留之。  
後日有會。問及。即在。方表不忘之意。故不敢轉贈于  
人。此銀扇墜。乃預打造。以回答人者。傍鑄有妾名。故  
願相贈也。東溪受之而歸。明日謂來祿曰。看妓家極  
難做。只誤傾一盆水。費盡小心承奉人。惟恐不當人  
意。我豈可過吃他物。我宿兩晚。又吃四席酒。以銀四

兩與之。受一銀扇墜。以金銀玉三枝簪答之。併這身衣服。你送去還他。我不再去。原來前兩夜來。祿亦得婢桂英伴宿。兩人情意綢繆。更相捨不得。臨行囑付曰。主人若再來。嫖又得再會。故來祿只願得主肯嫖。力勸曰。前日空手去也。這般相敬。今日有銀有簪送他。他不留宿。豈不留酒乎。再吃他何妨。東溪信之。再與僕往。以銀簪送之。慶雲得了。喜色滿面。持入與媽曰。左相公送我銀四兩。簪三根。非妾取奉得歡喜。豈送許多礼乎。荀媽亦大喜。出叩謝曰。本不當受厚礼。

既蒙賜。還在寒舍。消耍幾日。東溪假辭要回。慶雲挽入內房。酒席一條。東溪曰。又煩宴我。後何以報。慶雲曰。前日止是陪礼。今日所賜銀。已准後帳。東溪曰。前銀還前。我若嫖。須從今日算起。由是日夜流連。忘其時月。來祿亦得再與桂英會。二人喜不自勝。侍奉加殷勤。使喚如聽命。主僕亦樂而忘歸矣。東溪時或謂僕曰。當要知止。銀費去多矣。來祿便誘曰。人有金帛。正要追懽買笑。相公掌許大家。終得以幾月快心。縱此銀用盡。家中何患無啣着。不及此去。老時行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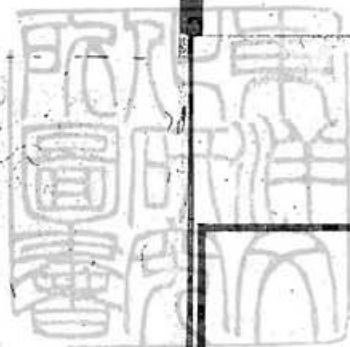
生寧有百年。何必作守銀虜也。東溪心本迷戀。又累被來祿勸誘。並不知回頭。不覺半年餘。三百金幾盡。桂英時向來祿索衣服簪珥。來祿轉于于主。主曰亦未知我用多少。須與首如算之。然後留盤纏回去。及算過已用過三百餘兩。盡貨物還之。尚未敷。盤費全無。辦來祿曰。小主本多。可去借些。東溪曰。不好開口。你去婉轉言之。少山知父本嫖。盡撫掌大笑。今日竟又請父及慶雲來餞行。然後東溪與子默、同歸。只謂緣遇使然。不知為計所陷也。

按尤物移人。麗色傾城。自昔慨之。安有入蠅蠖中。而皓然不滓者。東溪非為術而來。直欲尋子而歸。其深知妓之迷人。與嫖之破家審矣。乃入其中。而泥泥揚波。更甚于子。不述声色。不溺情欲者。能幾人哉。孔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則賢、易色者。信難矣。故院中語曰。不怕你來了乖。只怕你不來。則惟勿蹈其地者。可超然樊籠外矣。不然。未有不愛其羈迷者。

杜駢新書

卷四

四



所  
入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